

Intro 天空很大,世界太小。生而為人,請多關照。我堅信真和美是值得呵護的,堅信愛是一種勇敢的品質,堅信宇宙不論多么深遠,星星點點的可見光終究彙聚成星系。我相信在星系的深處都有一個巨大的黑洞,相信是黑暗促使我們萌生了彼此尋找的力量。來,我們在這里。

人常說“百年國耻”,百年之前的此時,正是耻辱的水深火熱當中:大清消亡,新舊更替,迫切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要求參加世界大戰,從此受人尊敬的平等機會,然而始終被日本阻撓而不能成。日本妄圖主導國際秩序,進而又逼迫中國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中國面臨着成爲附庸國的命運。

此時,袁世凱大總統的心腹梁士怡力主中國必須立即參戰,並提出了“以工代兵”的謀略,以輸出勞工的方式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協約國的隊伍。他迅速跟英國方面接洽,提出派遣三十萬華工及十萬支步槍,可惜英國駐華公使毫不熱心,說這是天方夜譚,拒絕中國以這種方式加入協約國。然而,法國的態度不同,法國人員匱乏,正在尋求外援,雙方一拍即合,法國在1916年成立了陶履德招工團(The Truitt Mission)前往中國招工,理論上受雇于法國私營公司以



# 休戰一百年 - 華工參戰的辛酸往事

Original 周宇 屋子里的树



免違背中國官方的中立姿態。

英國對於中國的崛起深懷戒心,不願意喪失他們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就跟簽署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但是隨着戰事推進,英國感到自身已難保,不得不考慮放下身段向中國求援,允許英國在法駐軍使用這些武裝華工,後來則自主招工。當時參與華工工作並擔任翻譯的學者顧杏卿,估計總共有十萬華工參戰。顧著有《歐戰工作回憶錄》,被認爲是唯一一本記錄中國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

這些華工都是正當壯年,一天工作十個小時,一周七天極少休息,雖然不能上前線,但是他們相當於十幾萬的後勤部隊。英國法國的軍官都盛贊他們是溫和聰慧、吃苦耐勞、風雨無阻、無懼寒暑的生力軍。他們工作的地方靠近前線,冒着生命危險,並有逾千人參與過戰事,一些人並爲此犧牲,他們有完全的理由分享停戰的喜悅,就像顧的回憶錄里所描寫的:

一日午前十一句鐘,余輩正在 Rouen 油廠工作之時,忽聞教堂鐘聲、工廠汽笛聲、以及廠外歡呼聲與歌唱聲,同時並作,余輩驚問何故?始知敵業已簽訂休戰條約,戰爭從此可以終止矣!此何日也?即余永久不忘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是日各地工作、各地戰事,自十一點起,一律停止。余返營午餐後,乃即出外,欲一觀當日法人慶祝休戰之盛況。迨行至街市間,已人山人海,男女老幼、軍士人民,各色人種,混在一起,互相攜手,時或歌唱、時或歡呼,其尤甚者,不顧一起,彼此狂吻,且有法女紛向男子接吻者,以示喜慶之誠意。其尤可異者,在萬人歡呼歌唱之中,竟有哭泣者,此實喜極而涕之表現,亦有念家人之傷亡,由悲痛而號哭者。此情此景,雖覺驚奇,然靜心細思,亦無足異。何也?蓋彼法人久困于兇暴之戰爭中,日夜忍受種種精神及肉體上之痛苦,自不待言,今一旦獲解除,其情不自禁之快樂,自非言語所可形容此種種狂歡之狀也。

在這個周末于法國舉行的百年紀念儀式上,各個國家的領導人親臨慶典,共同冒雨向烈士紀念碑齊步行走,表達人類擯棄戰爭、擯棄仇恨的美好意願。在電視鏡頭前,來自法國高中的華裔學生用中文朗讀了上述日記的片段,當日的激情不禁再現于集體的記憶當中,也提醒人們是否在購物的狂歡中早已遺忘了這十幾萬曾經付出的先人?

不應該忘記他們。當時英國人對華工的態度並不好,苦力們連各種咖啡館都不許進入,法國就不同,待遇好、行動自由,導致很多華工逃至法國方面。英國人對此很不爽,但他們的反應不是更多的尊重和自由,而是加倍約束,禁止法國人跟英國華工來往,華工每天下班都要打卡、不準離開駐地,工頭隨時抽查營房和監督出勤,華工連平民服裝也不得擁有,他們成爲了事實上的囚犯——這事實上是種族主義的心理在作祟,當時同在法國資助華工的學者蔣廷黻認爲,英國人不認爲華人有足夠健全心智來享受同等的權利,他們總是刻意維護其軍官和白人的尊嚴及其優越感,他們心目中並不是有求於華人,反而是給華人帶來了救贖和福音。法國則較少歧視,更多民主、對華工權益也更關切。

這個態度在百年紀念儀式上法國總理馬克龍的講話中得到了更好的體現,他在講話中尖銳地指出,法國將永遠是人權的斗士、自由的斗士、理想的斗士,正是這些價值觀和美德,使我們今天所尊重的、那些因爲國家和民主的鬥爭中犧牲者留下的遺產得以維持。他說,讓我們記住:不要丟掉那些存于我們前輩的愛國主義中純潔、理想和崇高的

原則。法國作爲一個慷慨、擁有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觀的國家,反對那些自私自利、只關注自己利益的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完全相反: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自身利益優先,不必在乎他人”這種言論,抹去了一個國家最珍貴的東西,賦予它生命力的東西,使其偉大必不可少東西:它的道德價值。

馬克龍說,世界大戰的教訓不能是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怨恨,也不是忘記過去。它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力量,迫使人們思考未來,並思考本質所在。自1918年以來,我們的前人一直試圖建立和平,他們構想了第一次國際合作,他們推翻了帝國,承認了民族國家並重新劃定了邊界;他們甚至夢想建立一個政治一體化的歐洲。但是,戰爭的屈辱、經濟和道德危機推動了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二十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摧毀了和平的道路。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人們心存善念,最壞的情況將不會發生。善良的人們不會懈怠,毫無羞耻,也無所畏懼。正如他所指出的,正如我們在各地所見證的,人類這個健忘的物種當中,“舊的惡魔正在死灰復燃,準備完成它們製造混亂和死亡的工作”。我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而祖輩華工們遭受的境遇,在一百年之後,我們不能再次經歷。

以下重新發佈去年此時的紀念文章,向停戰百年致敬!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點,人類歷史

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喜悅的人們冲上街頭歡慶地互相慶祝。後來,從英國開始,多個國家紛紛設立這一天爲“停戰日(Armistice Day)”,再又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戰爭,今天,這個日子已經是普遍的一個“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或稱“國殤日”,以及“退伍軍人日(Veterans Day)”,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將士。

在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聯邦成員國,每年這一天的上午十一點,人們會默哀二分鐘,並配戴鮮紅的虞美人花,在紀念儀式上,這些虞美人花在默哀之後應該丟在墓地,形成一片紅的海洋。在日本和德國,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日被設立爲“國民哀悼日(Volkstrauertag)”,以紀念被納粹殘害致死的冤魂,強調以史爲鑒,捍衛人類的和平與人權。

在這張來自PoppyField.org網站的圖解上,每朵花代表一場戰爭。橫軸是時間,縱軸是戰爭持續的年份,花根是起始年,開放是終止年,花的大小代表死亡的人數,顏色代表所涉及的大陸。罌粟花變小了,但是數量在增多,也許這世界遵循仇恨總量守恒定律,戰爭不是這里發生就是在那里發生?

虞美人花,是來自加拿大軍醫 John McCrae 的一首詩《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戰場法蘭德斯開着虞美人花,而且它的紅色正代表了壕溝中的鮮血。詩中寫道:此刻,我們已然罹難。倏忽之前,我們還一起生活着,感受晨曦,仰望落日,我們愛過,一如我們曾被愛過。而今,我們長眠……

縱觀歷史,我們生活在一個難得的和平時



代。據數據分析網站 OurWorldInData.org 的統計,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戰爭、國內戰爭都紛紛減少。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主要的戰爭形式是內戰,主要的生命損失則是平民,包括孩子們,戰爭也造成大量的難民,而他們即便九死一生逃離生天,也被所在國的當地居民們厭棄。

超過兩萬來自敘利亞的兒童在加拿大得到安置,他們經歷了驚懼和死亡,重新學習當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但是隨時降臨的轟炸、極其嚴重的食物短缺、與家人朋友的生離死別,是他們心中難以抹除的陰影。一個十歲的孩子在隨家人輾轉逃難的過程中長大,學會了庫爾德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英語以及法語,他的語言能力背後是一個無法想象的苦難歷程。

這個節日也許不該叫做國殤節,這原本是個喜慶的日子,應該叫“和平紀念日”。緬懷陣亡將士是應該的,但對於那些亡靈來說,沒有什麼比保證不再打仗更合適了。但這個保證比歌德巴赫猜想還難上一百倍。原本就是大家一番混戰之後,終於協議停戰的日子,原本就是爲了孩子們能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然而人類在這一天的11點各自默哀一下之後,仍然是繼續摧毀着這個關於明天的諾言。

爲了孩子們能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比打贏戰爭更重要的,是避免發動戰爭;比渲染武力威脅和持槍特權更重要的,是控制暴力工具的蔓延。相比之下,後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

